

人民币“破7”不是洪水猛兽

谭浩俊

昨日,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人民币汇率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。该负责人表示,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,突破了7元,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,这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率波动的反映。

正如这名负责人所言,“7”不是年龄,过去就回不来了,也不是堤坝,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,“7”更像水库的水位,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,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,有涨有落,都是正常的。

事实也是,围绕人民币汇率会不会“破7”的问题,近两年来,很多人把“7”当成了衡量人民币汇率的“生命线”一样,似乎突破了“7”,人民币就要出问题一般。实际上,根本没有这么可怕。

人民币汇率“破7”,并不是洪水猛兽,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怎么做,如何才能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。众所周知,人民币汇率曾经长期处于“8”以上,经过多轮汇率改革,才逐步到达“7”以内。而随着金融危机后期美元持续升值,人民币汇率又出现了一些变化,开始朝着“7”逐步靠近,并于5日突破了“7”。

很显然,人民币汇率“破7”,是

受到外部因素的较大影响、特别是贸易保护的结果,并不是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。也就是说,外部因素的影响,只能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一些波动,而不可能形成趋势性影响。会不会形成趋势性影响,关键在中国自己,在中国如何坚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方向,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,坚持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。特别是改革,必须进一步深化,开放,必须进一步拓宽。只要坚定不移地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之路,人民币“破7”就会变成一个小问题。

而从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,虽然外部经济环境极其复杂,不确定性因素很多。特别是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,让整个世界经济很受伤,从而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,影响着中国经济效益。但是,中国经济没有因此而出现明显恶化,相反,却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和刚性,表现出很强的活力和张力。经济新动能不断显现、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、产业结构越来越合理、消费需求不断改善并诞生许多新的需求、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逐步恢复和激发、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,等等,上半年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6%以上,名列全球前列。

毫无疑问,经济的持续稳定、健康,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条件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同时,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与支持,参与“一带一路”的国家越来越多,“一带一路”不仅成为了中国联系国际的重要纽带,也成为了世界各国加强联系与合作的重要平台。

有这样比较稳固的经济做基础,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,人民币汇率“破7”,应

当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,而不是战略层面的问题。在战略层面,人民币汇率还是比较稳固的,特别是一篮子货币,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。

更重要的,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下,虽然美元是国际货币,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话语权,但也不是衡量一个国家货币变化的唯一标准、唯一依据、唯一条件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,既可以认为是美元在国际上影响力的象征,也可以认为是美元与人民币在某一阶段技术层面的变化,只要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了,人民币汇率又会回到正常状态。

需要引起注意的是,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死灰复燃,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也在加大,因此,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,都要确立风险意识,不要轻率地进行汇率风险投资。尤其是企业,更要把注意力放到实体经济领域。实践证明,只要重视实体经济,不管世界经济如何风云变幻,都能从容应对。反之,就有可能面临比较大的风险。其中,地方政府一定要确立正确的发展观,要真正重视实体经济,真正把政策、资源等更多地向实体经济倾斜。

这也进一步告诉我们,当今世界并不是一个太平的世界,必须学会应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,学会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。对汇率变动来说,要在战略上保持定力,不要因为“破7”就惊慌失措,而是从容应对。在战术上则要引起高度重视,采取积极措施,有效避免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挑战,帮助企业 and 居民克服汇率变动加大带来的风险,真正做到战略上藐视、战术上重视,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。

(作者单位:江苏省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)

“看不见的手”的是与非

李斌

“看不见的手”作为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最为著名的隐喻,提出了经济科学的主题之一。然而,这一主题此前一直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;直到进入“算法的时代”(参阅《算法经济理论:经济学的认知革命及其大综合》,经济日报出版社,2019年5月),我们才能够对其中所包含的意思做出比较全面而正确的解析。

亚当·斯密使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市场机制的神奇性:众多个人的看似盲目而自私的行为,经过相互作用之后,却导致了经济社会体系的有序性与合意性,而这其间并没有什么有形的权威在实际上进行指挥,似乎一切都是自动完成的。这个命题引发了人们的激情与赞赏,于是,一代代的学者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来试图论证它。

一个可以首先设想出来的方法是,先说明个人的决策与行为模式,再说明它们如何相互结合。居于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学派就是这么做的。个人被设想为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进行精密的计算,然后得出决策,无数个人的行为就好像拼接七巧板一样组成了社会,宏观与微观之间完全相互一致,没有一点儿冲突与浪费。也许因为使用了数学,这种论证方法据说是“科学”的;即使其所刻画的情形明显与实际不一致,主流学者们也辩称,实际的情形将在长期内趋向于如此。

主流的论证招致了大量的批评。现在,在综合各种主流与异端学说的基础上,让我们来“算法式地”说明一下其中的奥秘所在。

由于人的理性实际上是有局限的,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其实是五花八门的。为了达到论证的目的,对此不必作出统一的限定。人类社会之所以取得了可观的成就,原因在于人的思维方式中内在于一种发展与进步的机制。理解这一点的要诀在于,首先要知道人的思维能力、从而在特定时间的思维成果(也即知识)是多么微弱和具体。其次,借助于记忆(或者记录知识)和筛选的机制,个人能够逐渐地改善和扩张知识。为了刻画所有这些方面,我们发现,计算机科学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理想工具,它的原理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:思考=计算=(指令+信息)×速度×时间。用行话来说,就是冯·诺伊曼架构以及存储程序原理,等等。借用传统经济学的术语,可以叫做“思想的迂回生产方法”。

个人进入社会之后,知识进化的效应进一步加强了。这是因为个人可以从前辈与他人那里学习现成的知识。人们之间还可以有意地建立分工与交换的关系,从而避免知识的重复开发。

在完成以上的基础性工作之后,这些推论都将是水到渠成的。这里尤其值得强调的是,当众多视野与理性均有限的个人聚在一起之后,还会发生一些奇妙而有趣的现象,例如,人的行为的后果可能与他的目的不完全一致,某些后果超出了行为者本人关注的范围,而他没有察觉到,然而,别人却注意到了——所谓的“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”。那个注意到了的人可能暗地里从中总结出某些知识,采取某些行动,以鼓励或者约束他人今后的行为。这种情形必定是十分普遍而频繁地发生的。我们自己的言行很可能被别人有意无意地进行利用,对此我们怎

么可能完全知晓呢?影响我们言行的那些条件,难道都是别人有意为我们安排的吗?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是由众多熟悉或陌生的人们促成的,他们促成这些现象的动机我们怎么可能都知道呢?因为通讯手段的限制,我们对此即做出的反应即使想要让他们知道,往往也是无能为力。由于行为是连续的,或者是相互交叉的,社会的规模又是庞大的,目的与后果之间的循环重复多次之后,观察者往往也就更加不能确知其中的内情了。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作“半内在化”。由于半内在化的存在,社会就好比一锅千年的老汤,观察者往往只知其味,而不知道如何能够重新调制出这种味道。这是我们理解“看不见的手”的关键途径。

通过开发、筛选和传承有益的知识,个人实现了一定的生活品质,而社会则同时出现了一定的秩序与文明。这种秩序与文明虽然可能主要不是通过某只“有形的大手”进行统一指挥协调的结果,但却离不开无数“小手”的指挥与协调;父母教育子女,领导管理下属,人们开会、辩论、商谈、安排,等等。尤其是知识的积累与筛选,导致了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进步。试想一下,既然知识可以被筛选和优化,人类社会怎么会总是原地踏步呢?既然今人可以继承前人的知识,文明怎么会丧失呢?大不事照前人的样子继续做就是了。事实上,基于常识性的认识,社会成员大都是分散地、自动地遵循传统的,尽管后人常常并不确知前人知识开发的背景、过程与意义。

可是,既然如此,也就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,即任何经济社会系统的秩序性都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,都只具有一定的水平与有效性,无序、低效、冲突、失败、盲目、笨拙等等现象必定同时相伴相随。经济社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混乱无序的。要是企图论证它具有完全的秩序性,势必就是一种夸张。要是发生了外来的、意外的巨大冲击,往往就会发现社会出现了一定的混乱。设想一下,要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刚刚来自不同星球的外星人,我们可能在地球上迅速建立起目前所拥有的这种秩序吗?还有,无论一个经济体多么自由,它都离不开政府的存在,而政府体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理性设计的产物,这只有形的手即使辅以国家强制力的后盾,往往也只能勉强地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。

有论者说,混乱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“秩序”,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道理,但它的合理性实际上源于政府管理能力的局限性、多样性和创新的重要性等方面,因此,社会不得不容忍混乱,这不等于直接承认混乱就是秩序。否则的话,哪里越乱岂不就等于哪里越有秩序?“混乱”这个词又从何说起呢?真正的混乱岂不就永远也不会发生了?

有人基于“看不见的手”对私有制大唱赞歌。私人产权制度是重要的,但它的重要性其实建立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,要是遵从新古典的完美理性假设,则产权制度与自利原则本身反而会失去意义。为了避免这种困境,有人辩护说,唯一重要的就是建立“规则”,只要规则具备了,当事人很快就会形成合意的秩序。然而,不仅竞争的规则是历史性地形成的,而且特定规则之下展开行为的知识也是需要艰苦学习的。有人因为“看不见的手”而对“默示的知识”大加赞赏,进而怀疑和否定理性本身,这种立论方式其实是在暗示:不经意得到的东西比刻意得到的要好,因此,射箭选手为了取得佳绩,没有必要去努力瞄准靶心。

尽快走出金融对房地产过度依赖误区

李凤文

近日,央行召开2019年下半年工作会议,明确下半年八项工作任务,其中在第三项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方面提出,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,不是用来炒的定位,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,按照“因城施策”的基本原则,持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资金管控。这是落实中央精神,是房地产调控措施在金融方面的进一步细化。

当前,金融机构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尚未有效改变,房地产融资占全社会融资的比重持续上升。从金融机构贷款的角度看,2014年,全国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为21.27%,2015年为22.36%,2018年为28.39%,到2019年6月末上升到28.71%,不到5年时间占比上涨了6.44个百分点。今年上半年,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17.1%,比全部贷款增速高4.1个百分点,而上半年新增贷款中,房地产贷款占比高达33.2%。由此可见,房地产行业占用的信贷资源越来越多。

金融资源大量流向房地产行业,与金融机构的导向和风险偏好有很大的关系。近年来,外部环境不理想,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,经济增长趋缓,企业经营风险不断加大。银行为了确保贷款安全,更倾向于要求借款人提供足额的抵押担保。另外,我国房价近几年不断走高,给人们带来还会继续上涨的预期,大多数银行都认为房产是最安全、风险最低、最有保障的资产,因而导致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房地产,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过多的投放也就不不足为奇了。

房地产市场占用大量的信贷资源

源,无论是对银行稳健经营,还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都非常不利。一方面,会加大银行经营风险。银行信贷资金过度集中于房地产行业,也增加了集中度风险,一旦房价出现大幅度下降,就会给银行带来打击,极易引发金融风险。在房价虚高及“只涨不跌”的预期中,滋生投机行为,妨碍制造业的技术创新,同时也让一些居民背上沉重包袱,成为近年来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主要拖累因素。

既然如此,金融业就要尽快走出对房地产过度依赖的误区,坚决落实中央“房住不炒”定位要求,持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资金管控。要保持房贷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,确保房价不出现大起大落。要严禁消费贷款违规用于购房,加强对银行理财、委托贷款等渠道流入房地产的资金管理。对于金融机构管理不到位,导致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问题,监管部门要加大处罚和问责力度,保证监管政策落实到位。

与此同时,应根据不同的区域、不同的购房主体,实施差异化的房贷政策,可采取总量控制、条件限制、利率调整、首付比例高低等手段,来进行有针对性的信贷调控,既保证不误伤刚需,又抑制投资投机,同时要引导市场预期,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通过严格的信贷政策调控,防止资金流向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,防止资金“脱实向虚”,影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投入。

此外,金融机构还要加大产品创新力度,为小微、科创等实体经济量身定制符合其发展特点的金融产品,降低对抵押物尤其是房地产抵押的过度依赖,以满足实体经济信贷需求,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省承德银保监局)

中国将建立疫苗追溯体系明确路径



朱慧卿/漫画

强扭的瓜不甜

木木

偌大的北京城里,正经的西餐厅也不少,名气比较大的,展览馆边儿上、1954年就开业的莫斯科餐厅应该算一个。

虽然菜品就那样,服务也还说得过去,但“老莫”的就餐环境却绝对是独一无二,除了餐桌、餐椅、餐具之类的都挺讲究之外,最让人喜欢之处,就是整个餐厅特别敞亮、华丽,屋顶极高。因为本身就是展览馆建筑群的一部分,高高的穹顶,应该也是俄式风格,在这种环境下用餐,就多多少少有点儿“国宴”的感觉。

就餐环境讲究,食客当然也就比较讲究,除了衣着、举止比较讲究外,关键是说话也比较讲究,没人高声大嗓地嚷嚷,无论是召唤服务员,还是相互之间交流,都轻声细语,格外礼貌。这例证明,在公共场合,中国人也是能小声说话的。方方面面都讲究,整体的就餐氛围于是就文雅起来,身处其间,人们的心情当然就比较放松、舒服。

与“老莫”们不同,在北京吃饭,当然

也有热闹的地方,“路边摊儿”、“大排档”就不说了,更有名的,当属打着“老北京”旗号的那些饭馆。

虽然老板和伙计可能没几个真正的老北京人,但这类饭馆还是在形式上继承了“老北京”的气质。食客一进一出,周围的伙计,别管正干着什么,马上异口同声扯着嗓子“喊号子”,无非是“来啦”、“慢走”之类的客气话儿,但因了音量大、气势足,食客听了,便格外振奋。伙计热情,食客也就不拿自己当外人,无论是相互之间交谈,还是给伙计提要求,也都使劲嚷嚷——不嚷嚷也不行。当然还有更讲究的餐馆,把戏台搭在大厅里,锣鼓点儿一响,演员一亮相,感觉房顶都一跳一跳的。在这种地方吃饭,图的就是个热闹和痛快。

两种地方吃饭,各有各的好,于食客而言,有专爱的,也有兼爱的,但“走哪段山路唱哪段歌”,调剂儿绝不会搞错。外人绝用不着担心,在“老莫”用餐的食客,会扯着“老北京”的嗓子,议论奶油蘑菇汤的味道是否足

够正宗;也无需多虑,在“老北京”饭馆“搓饭”的酒友,会正襟危坐、小心翼翼地默默品味“老北京炸酱面”的咸淡。不正常的事情,正常人原本就不会干。

在两种地方吃饭,摆出两种不同的架势、不同的心情,于外人而言,当然不能硬给二者分出个孰俗孰雅、孰高孰下、孰优孰劣,什么人有什么爱好,或者什么时候有什么爱好,很个人的事,只要各自觉着舒服,他人无需置喙。

如果偏有好事者,抱了让“老北京”高雅一些,或者让“老莫”更接地气儿的目的,非把两者绑到一起不可,还要把两者之间的“隔阂”彻底打通,并美其名曰“文化交流”、“文化交融”,大约就属于没事儿找事儿了。两边儿食客的习性和心境被扰乱,自然谁看谁都不顺眼,绝无和谐的可能性;双方不和谐,给对方出难题的人,恐怕也很难舒服得了。

当然,在现实中,肯定是没人会干这种无脑之事的。但没人干这种事,不意味着没人干类似的事。一片森林,有大树、有灌木、有小草,才是一片自然、

健康且有生命力的森林;不承认差异化,非把大家搞得整齐划一不可,得到的就绝不是一片正常的森林,不可持续,没有前途。

个中道理虽然很清楚,但习惯如此“硬搞”的人还是不少,本质上讲,在这些人的意识深处,还是支配欲望过强。过强的支配欲,极有可能打破自然生态,最终导致的结果,一定是整个生态系统被破坏。以此态度推动工作,也是一种偷懒的做法,最后也很难得到一个和谐的局面。也是,别人正蹲在吵吵闹闹的小饭馆,高兴兴、自由自在地“吸溜”炸酱面,你非把他拉进莫斯科餐厅去做绅士,总归不是个正常事。

既然现在走的是市场经济的路,许多事完全就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做即可,外界的搅动,最好还是能少则少,那种“霸王硬上弓”的做法,实在不合时宜,因为那既让受者不舒服,也很难有什么好效果。俗话说,“强扭的瓜不甜”,还是很有道理的。“不强扭”,在当代环境下,既是一种态度,也是一种工作方法,自然且和谐,最终的效果还很好。

联系我们

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,纯属作者个人观点,不代表本报立场,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。如果您想发表评论,请打电话给0755-83501640;发电邮至ppl18@126.com。